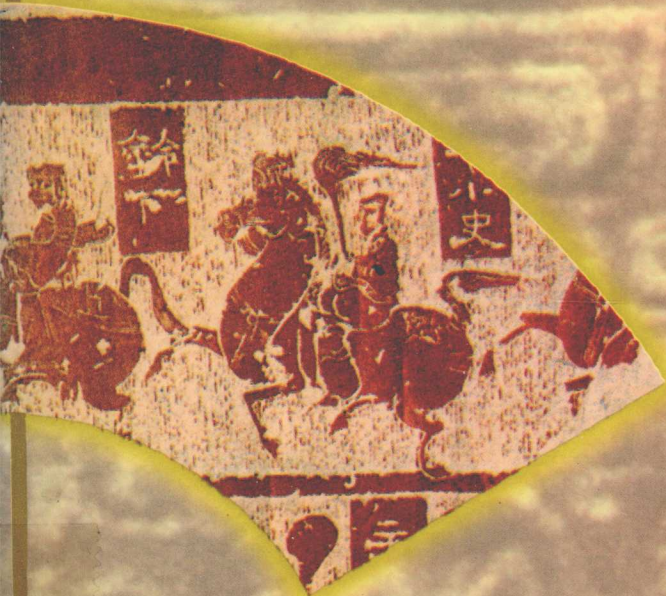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貴州人民出版社

# 春秋公羊傳全譯

梅桐生 譯注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梅桐生 译注

# 春秋公羊传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廖小安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闵 英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阳市市北路 68 号附 1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 春秋公羊传全译

梅桐生 译注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422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

ISBN 7-221-04587-9/K·409 定价:19.20 元

# 目 录

前言..... (1)

## 隐公

元年 ..... (13)

二年 ..... (21)

三年 ..... (25)

四年 ..... (31)

五年 ..... (34)

六年 ..... (38)

七年 ..... (40)

八年 ..... (42)

九年 ..... (45)

十年 ..... (46)

十一年 ..... (48)

## 桓公

元年 ..... (50)

二年 ..... (52)

三年 ..... (56)

四年 ..... (58)

五年 ..... (60)

六年 ..... (62)

七年 ..... (64)

八年 ..... (65)

九年 .....	(67)
十年 .....	(69)
十一年 .....	(70)
十二年 .....	(74)
十三年 .....	(76)
十四年 .....	(77)
十五年 .....	(79)
十六年 .....	(81)
十七年 .....	(83)
十八年 .....	(84)

#### 庄公

元年 .....	(86)
二年 .....	(90)
三年 .....	(91)
四年 .....	(93)
五年 .....	(97)
六年 .....	(98)
七年 .....	(100)
八年 .....	(102)
九年 .....	(104)
十年 .....	(106)
十一年 .....	(109)
十二年 .....	(110)
十三年 .....	(112)
十四年 .....	(115)
十五年 .....	(115)
十六年 .....	(116)
十七年 .....	(117)

---

十八年	(118)
十九年	(119)
二十年	(121)
二十一年	(122)
二十二年	(122)
二十三年	(124)
二十四年	(126)
二十五年	(129)
二十六年	(130)
二十七年	(131)
二十八年	(133)
二十九年	(135)
三十年	(136)
三十一年	(138)
三十二年	(140)
<b>闵公</b>	
元年	(144)
二年	(146)
<b>僖公</b>	
元年	(150)
二年	(155)
三年	(160)
四年	(161)
五年	(165)
六年	(168)
七年	(169)
八年	(170)
九年	(172)

十年	(174)
十一年	(177)
十二年	(178)
十三年	(179)
十四年	(180)
十五年	(182)
十六年	(185)
十七年	(187)
十八年	(188)
十九年	(190)
二十年	(192)
二十一年	(193)
二十二年	(196)
二十三年	(199)
二十四年	(200)
二十五年	(201)
二十六年	(202)
二十七年	(205)
二十八年	(206)
二十九年	(213)
三十年	(214)
三十一年	(216)
三十二年	(219)
三十三年	(220)

#### 文公

元年	(225)
二年	(227)
三年	(230)

---

四年·····	(232)
五年·····	(233)
六年·····	(235)
七年·····	(237)
八年·····	(239)
九年·····	(241)
十年·····	(245)
十一年·····	(246)
十二年·····	(247)
十三年·····	(250)
十四年·····	(253)
十五年·····	(257)
十六年·····	(260)
十七年·····	(262)
十八年·····	(263)

**宣公**

元年·····	(266)
二年·····	(270)
三年·····	(271)
四年·····	(273)
五年·····	(275)
六年·····	(276)
七年·····	(281)
八年·····	(282)
九年·····	(286)
十年·····	(288)
十一年·····	(291)
十二年·····	(292)



十三年	(297)
十四年	(298)
十五年	(299)
十六年	(305)
十七年	(306)
十八年	(307)

### 成公

元年	(310)
二年	(311)
三年	(317)
四年	(320)
五年	(321)
六年	(323)
七年	(325)
八年	(326)
九年	(329)
十年	(331)
十一年	(333)
十二年	(334)
十三年	(335)
十四年	(336)
十五年	(337)
十六年	(342)
十七年	(346)
十八年	(349)

### 襄公

元年	(352)
二年	(354)

---

三年	(356)
四年	(358)
五年	(359)
六年	(362)
七年	(363)
八年	(366)
九年	(367)
十年	(369)
十一年	(371)
十二年	(373)
十三年	(374)
十四年	(375)
十五年	(377)
十六年	(379)
十七年	(381)
十八年	(382)
十九年	(383)
二十年	(386)
二十一年	(387)
二十二年	(389)
二十三年	(390)
二十四年	(392)
二十五年	(394)
二十六年	(396)
二十七年	(398)
二十八年	(401)
二十九年	(402)
三十年	(406)

---

三十一年.....	(409)
<b>昭公</b>	
元年.....	(411)
二年.....	(415)
三年.....	(416)
四年.....	(417)
五年.....	(419)
六年.....	(421)
七年.....	(422)
八年.....	(423)
九年.....	(425)
十年.....	(426)
十一年.....	(427)
十二年.....	(430)
十三年.....	(432)
十四年.....	(436)
十五年.....	(436)
十六年.....	(438)
十七年.....	(439)
十八年.....	(441)
十九年.....	(442)
二十年.....	(444)
二十一年.....	(446)
二十二年.....	(447)
二十三年.....	(449)
二十四年.....	(452)
二十五年.....	(453)
二十六年.....	(460)

---

二十七年·····	(461)
二十八年·····	(462)
二十九年·····	(463)
三十年·····	(464)
三十一年·····	(465)
三十二年·····	(470)

**定公**

元年·····	(472)
二年·····	(475)
三年·····	(476)
四年·····	(477)
五年·····	(482)
六年·····	(483)
七年·····	(484)
八年·····	(486)
九年·····	(490)
十年·····	(491)
十一年·····	(493)
十二年·····	(494)
十三年·····	(496)
十四年·····	(497)
十五年·····	(500)

**哀公**

元年·····	(503)
二年·····	(504)
三年·····	(505)
四年·····	(508)
五年·····	(511)

六年·····	(512)
七年·····	(515)
八年·····	(517)
九年·····	(518)
十年·····	(519)
十一年·····	(520)
十二年·····	(521)
十三年·····	(523)
十四年·····	(525)

## 前 言

### —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春秋》三传即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这是解释《春秋》的三部不同的书，同为儒家重要经典。传说《公羊传》是战国时代公羊高编撰的，先是师徒口耳相传，直到西汉景帝时才写定成书。和《左传》、《穀梁传》一样，《公羊传》开始是与《春秋》分开流传的，大概在西汉后期哀帝时，著名学者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才把孔子编定的鲁国史书《春秋》尊为“经”，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称为解释经书的“传”，后人以传附经，合为一编，从此便把这三本书合称为“春秋三传”。

《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有：“《公羊传》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齐人。”唐代颜师古注：“名高”。“公羊”的含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复姓，有人怀疑“公羊”、“穀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转音，近人蔡元培、顾颉刚等认为“公”和“穀”双声，“羊”和“梁”叠韵，因而“公羊”即是“穀梁”，这两部书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这种分析不一定可信。清代洪颐煊《经义丛钞》认为，“明”字的古音读“芒”；“芒”和“羊”同韵，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谓公明高也”。此说也缺乏说服力。关于公羊子，正史上没有发现其他记载。

《公羊传》未成书之前，口耳相传，它的传承过程，据东汉何

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说《公羊传》传自孔子的弟子子夏。第二，《公羊传》的成书从子夏（生于鲁定公二年，即公元前507年）到汉景帝初（公元前156年），经过了340年左右。第三，汉景帝时，《公羊传》才写定成书。关于第一点，杨伯峻《经书浅谈》指出：“《公羊传》中‘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他又说：“总之，无论公羊高或穀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不过借以自重罢了。”关于第二点，戴宏所说的传承线索明显有误，340年间公羊氏仅传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这是不可能的。关于第三点，说《公羊传》作于汉景帝时，大致可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认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公羊传》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写的，就不应引自己的说法。由此可以证明，《公羊传》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传的。看来，《公羊传》可能是集体创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写成书。

## 二

《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是先秦时代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的特点是详于记事。《公羊传》与《穀梁传》一样，不是历史著作，而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因此《公羊传》的特点是重在释经。所谓释经，就是研究《春秋》的用

词、造句，探求经文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探寻孔子在编撰《春秋》时的思想感情。《公羊传》在释经时，从《春秋》所载的各条大事出发，引申开去，阐释经义，但也不完全紧扣经文，有时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主，这些见解就构成《公羊传》的主要内容。下面谈谈《公羊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宣扬“大一统”的民族观。这是贯穿《公羊传》的基本思想。《春秋·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书一开始就由“王正月”引出“大一统”这个观念。全书就在这个观念统摄下阐释《春秋》义理。所谓“大一统”的民族观，即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的观念。书中的“中国”虽然指中原各诸侯国，但不能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一种征服力量，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这种境界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公羊传》宣扬的这种“大一统”民族观，是以“尊王攘夷”和“华夷尊卑”为出发点。

所谓“尊王攘夷”，就是尊崇周天王，维护周王朝的“大一统”，诸夏认同，排斥夷狄异族。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天下诸侯相互吞并，争王争霸，各族纷纷内徙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中原地区造成了所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僖公四年》）的局面。倡导“尊王”，就是强调《尚书》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观念。因此作者在《春秋·隐公元年》解释“祭伯来”这条说：“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因为四海之内都是周天子的土地，对于周天子来说，是没有“国外”的，所以不能说祭伯逃亡，说祭伯逃亡就表示周天子有“国外”了。《春秋·桓公八年》：“女在其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也



是这个意思。为了表示周天王的至高无上，天子所居的城，就是天下的中心，是世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春秋·桓公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何休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官室官府制度广大，四方各以其职来贡，莫不备具。”要尊崇周天子，诸侯就不应有僭越天子、僭越诸公的行为。《春秋·隐公五年》谴责鲁隐公僭越本分，仿效三公的做法，在祭祀时献上六羽的舞，作者痛心地说：“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作者不能容忍得罪周天子的行为，得罪周天子，他的君位就应该被废黜。《春秋·桓公十六年》：“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得罪于天子也。”《春秋·庄公六年》又说：“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犯命也。”何休注：“犯天子命尤重。”周天子天下无敌，诸侯是不能与周天子的军队交战的。《春秋·庄公五年》：“此伐卫何？纳朔也。曷为不言纳卫侯朔？辟王也。”鲁庄公会同齐、宋、陈、蔡的军队攻打卫国，实际上是与周天子的军队对抗，因此要避讳。《春秋·庄公六年》：“卫侯朔入于卫。何以致伐？不敢胜天子也。”《春秋·成公元年》在解释“王师败绩于贸戎”时，说：“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春秋·宣公元年》：“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为不系乎周？不与伐天子也。”也不允许诸侯随意招致天子。《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同年又说：“天子狩河阳。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

《公羊传》中“攘夷”的观念更为强烈。《春秋·隐公七年》对于“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解释说：“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不允许夷狄人抓走中原各诸侯国的官员。《春秋·庄公十年》：“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执宋公以伐宋。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